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

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

郭崇韜救河南  
令不得放新磨  
莊中爭令立得  
之莊宗所以為  
莊宗也

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  
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  
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  
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  
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  
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  
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  
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  
好獵邪柰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

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  
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  
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  
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  
磨詰曰汝柰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  
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  
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  
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  
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

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言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

驚恐。莊宗問所以穰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

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  
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  
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  
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  
其諸子因杜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  
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  
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  
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

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  
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主館陶鄴都巡檢使孫  
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  
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  
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  
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  
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  
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  
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  
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

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又崇  
韜負我又教主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  
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  
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  
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  
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  
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  
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  
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  
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  
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十絳  
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  
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  
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  
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爲內常侍。張秦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



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

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踏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

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  
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  
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  
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  
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  
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  
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  
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  
王父子之初心且夫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

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  
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后求唐後  
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  
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  
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  
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  
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  
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  
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

王父注曰張承業  
業平時居之已  
十六載去承業  
目仍於唐特進  
承業年予承業之  
不忘唐名亦補此  
字之缺

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上行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

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屬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

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官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

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窟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

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官者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

曰紹勗紹懿紹勗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

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

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

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

萬曆四年刊

里四百〇五

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  
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  
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  
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  
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  
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  
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  
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  
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  
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儻之婦美而淫之匡

儻怒及其收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  
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  
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  
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  
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  
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  
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  
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



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爲書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傳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柰何判官周式辯士也

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

五代史三十九  
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卽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

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主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

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錄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表於朝，昭誨

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

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竒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兖、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

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使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

敗燕兵於老鴟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

亭  
世序

魏許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怒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

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  
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  
大喜乃急歸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  
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  
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  
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  
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  
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  
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  
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

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  
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  
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  
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  
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  
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  
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  
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  
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

爲祕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廩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卽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郛爲留後卽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郛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郛郛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和卽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

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闡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

甲士入城。闡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



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日。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搥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

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

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遜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

曰此繼陶也共誥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揚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

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其弟匡傳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

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傳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謂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

五代史三十  
十一  
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  
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  
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  
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  
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  
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  
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  
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  
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堊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

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  
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  
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卅藥冀可不死令  
燕人用堊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上  
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  
蒸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  
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  
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  
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于盧  
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

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  
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  
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之守文將  
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  
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堊土  
馬相食其鬃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  
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  
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  
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

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  
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  
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  
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  
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  
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  
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  
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  
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  
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

五代史三十九  
光益以爲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鎰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墮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

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墮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

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作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侯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

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  
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  
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  
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  
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